

放 血

这已是翁国辉第二次来接受“放血”了。

罗医师看来没一点人们心目中的大夫形象，他像个牛杂小贩——比较高级些的是有一片店，而不必在街头推木头车，走鬼。

但他是一众口碑流传的神医。

罗医师先在翁国辉头顶反覆循按，找出三处明显压痛点：

“是这儿吗？”

“对，一按就痛。”

“不按呢？”

“不按时内部痛。整个头都痛。”

“别动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以三棱针刺百会、神庭。针刺之处，均出血数滴。

“刺血疗法”在中医学上有悠久历史。气血并行于脉中，充润营养全身，若正气亏虚、外邪入侵，气机便逆乱、壅滞、失调、病痛……

罗医师说：

“气血凝滞不通，就像沟渠中的水阻塞不去，针刺放血，可通经脉，刺激新陈代谢。”

“但，会流血不止吗？”

“才黄豆大小，怎会血尽？”

上回放血，量小而色赤，看来没中要害。

翁国辉回去，发觉头痛仍未减轻。

这个怪病已困扰他三个多月了。最初隐隐作痛，但愈来愈猛烈，像锥钻，像斧凿，有时还像被利刀一劈分开两半，注入滚烫铁浆。

他抱着头在床上打滚。止痛药一把一把地抓进嘴，但不消

一刻，药性过了，痛苦依旧。

四十五岁的他，在商场上身经百战。一度他拥有三间上市公司，和四项物业，金融风暴之后，他的身家少了一截，也不致一蹶不振。沉着应战，他的事业正在“康复期”——可身体无端出问题。

这间歇性的头痛，大大影响心情。失控时还骂走了两名得力助手，驷马难追。

“既然上次的放血收效不大，”罗医师端详一下，“我重手些吧。”

这回他再精细地选准痛点穴位，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紧握针身，留出所勾刺的长度，再以左手食指、中指紧压两旁以凸出穴位，迅速将锋钩刺入皮下组织，稍待片刻，将穴位组织内的白色纤维牵拉之，再上下勾割三四次，发出“吱吱”之声，才倒退出针，使其出血，左手急速拿消毒棉球压按针孔。放血显然比上回的量多了。

翁国辉出了一身汗。瞧瞧那染血的棉球，医师桌上的三棱针、梅花针、七星针、毫针……还有小眉刀。

“好些了吧？”

“我若未好，得动大手术吗？”

“一般来说，血脉瘀阻、感冒、血管神经性或风邪之类的头痛，都管用。”

“我猜我是撞邪。”他苦笑。

三个多月前，某日，路过中环横街一家小店。他遇上当年在加拿大的大学同学王伟诚，和他太太宝儿。王伟诚虽然老了一点，也有个小肚腩，但轮廓还是不变的。

夫妇在这小店忙着，为中环白领丽人提供水果、蔬菜沙拉、营养三文治、鲜榨果汁。忙得不可开交。

宝儿一抬头，见到翁国辉。她道：

“咦，是你——”

她如前素净、白皙，身穿粉绿色的围裙在给客人榨果汁。西瓜汁。

王伟诚热情地招呼他：

“老同学，要点什么？快说，给小号一个面子。”

翁国辉身家财富胜他十倍，但王伟诚完全不当一回事……

两回放血之后，最初舒服一点，可是睡眠欠佳，耳鸣、幻听——不久，头又开始痛了。还恶心、偏盲、怕光……

罗医师皱眉。

他在翁国辉耳背耳根的血管摸索，挑了中间一条。指腹在局部轻揉，待之充血。血管更显露了，选准之后，以小眉刀迅速刺割，静脉血管破裂，任血自流。为了病情，他轻挤局部，这回射血呈黑色，加速放出，直至见到赤血了，方才止住。

“看来络中瘀血已散尽。”罗医师道：“你用手按紧棉球，伤口凝结才放。”

罗医师又笑：

“头痛小病而已，就数你例外。放心吧，保证不会复发！”

“这下可断尾了，保证？”

——三天后，翁国辉气冲冲地推门冲人：

“你这庸医骗子，非砸你招牌不可！”

“什么？”罗医师愕然，“我行医二三十年从来没遇上找晦气的病人，这是头一遭。”

“他妈的你把我身上的血放光了，头仍然痛得死去活来。别说是‘神医’，我要报警拉你！”

又把桌上的针药杂物，横扫落地。一片狼藉。

“刺血放血，旨在攻逐邪气，”罗医师百思不解，“究竟你

真正的痛点在哪儿？”

又道：“坐下来，我再治。治不好，原银双倍奉还！”

看来也不服气，铁了心，为了声誉非治个水落石出。

翁国辉指着太阳穴：

“这儿 轰轰然的痛！”

“好！”

医师取太阳穴，配率谷穴。先以手按揉患处，血管充盈，持针点刺，一见血流，小号玻璃火罐即闪光后罩在该部位，牢牢吸住，使血抽出。留罐十分钟——

“唉！”

罗医师喟然长叹。

刺络拔罐后，血迹犹存。

他对翁国辉道：

“有一黑色血点，力拔不出。”

“这是根源吗？”

“对，是根源。”

“放不掉吗？”

掏出一叠钞票，双倍医药费：“翁先生，我无法把你治好，对不起！”

目送他悻悻然离去。

医师道：

“那黑点，是‘妒恨’——只靠自己才治得。”

翁国辉一怔，头也不回。

他明白了。

很多很多年前，青春少艾，他和王伟诚都同时爱上了同学宝儿。

宝儿嫌他浮躁，又工于心计，虽是精英，却选了王伟诚，

情深一往。

自此，王伟诚做 paper 的电脑常出岔子，八十多页的心血一下子 delete 掉，无奈重头再来。

半工半读挣得旅费，好与宝儿度假。前夕，机票和钱包无故失踪。

在校中总被教授针对，被怀疑剽窃他人的研究报告。

翁国辉在他沮丧之际，及时来安慰他支持他。

毕业后，二人在同一公司服务。王伟诚的成就不及翁国辉。不知如何，被人打小报告诬蔑，只得黯然离职。

他自组公司，稍见业绩，便遭波折。辛苦供得一层楼，因负资产，断供后成为银主盘，马上被某一集团买下来。据说装修、家具，特别是化妆台不许变动。

后来，王的公司还受敌意冲击，终于清盘。

很久没与当年的老同学联络了。翁国辉的际遇和手腕，比他高明多了。很念旧，马上会来表示“遗憾”，暗地窃笑。穷途潦倒？是自己所部署的一切，逼对手走上末路！

不不不。即使王伟诚失去所有，清丽体贴的宝儿，仍在他身边，不离不弃，同甘共苦。他有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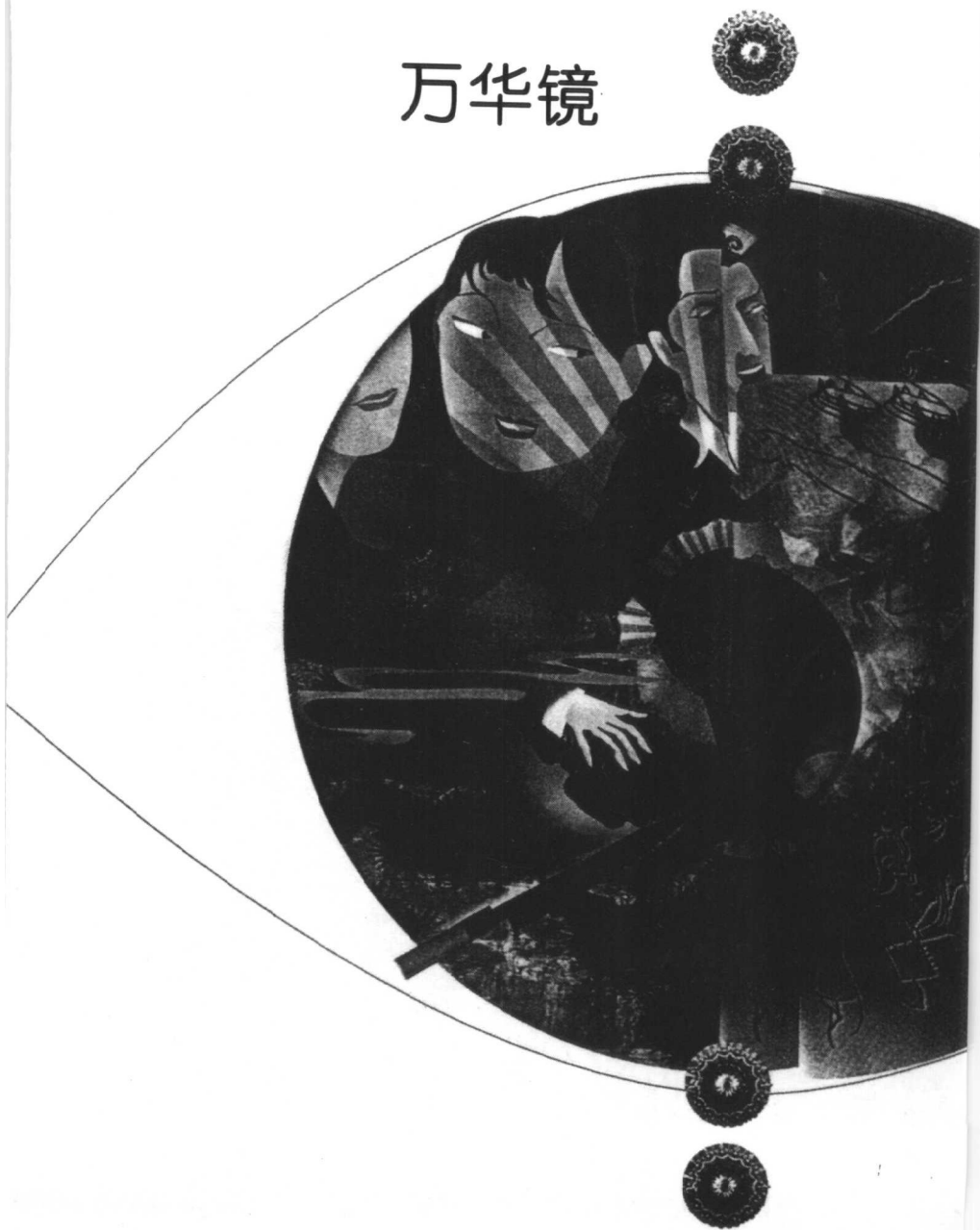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开了这 21 小店。一切从零开始吧。相濡以沫仍是快乐的。是的，这天，翁国辉路过。

卑鄙的他费尽心思，耍尽手段，但永远得不到心上人。那别人的女人，在榨西瓜汁，擦汗时随手一扬，一颗小小的、黑色的西瓜籽在空中横过，无意地刚好贴在他的太阳穴。

他把它拈掉。

但那小小的、黑色的痛点，那“妒恨”、沮丧、失望、自卑、空虚、不忿、愤怒……很多很多年前，早已殖在该处，终生深埋。那种刻骨的痛，即使他放尽一身的血，也治不好。

万华镜



如同一般上班族，石津岩夫穿着笔挺西服，拎着公事包，走在一锅稀粥似的人潮中。

天色暗下来，开始下雨了。

石津岩夫皱眉，把有点鼓起来的公事包捏紧，走进一家“直火煎焙”咖啡店中。

他呷了一口咖啡。眉头皱得锁起来。闻着还香浓，可喝进嘴里，有种暧昧的变质的酸苦。

“妈的 连咖啡也对我不起！”

他把咖啡吐出来，顾不上什么风度仪态教养。

他用力一拍桌子，便大步踏出这小店。

那年轻的女侍一时间吓得呆住，不敢追上来要他结账。

雨还没有停。

回家？还是不回家？

他内心挣扎着。

一个短发染橘子色的青年匆匆赶着到电影院与女友会合，他一定迟到了，所以飞跑，几乎把石津岩夫撞个正着。他下意识把公事包环抱在怀中。

里头有一把刀。

那是在锦市场中有名的刀店“有次”所买，接近 30cm 的柳刃刺身庖丁。刀不在大，在锋利，正中要害。上星期报上登了的一宗谋杀案，凶手用的正是这款——疑犯在逃，未曾落网。他希望有同样的幸运。

这一阵，真是倒楣到了极点。

他的业务成绩一落千丈，又因赌输了欠下一笔债，挪用公款，上司怀疑他手脚不干净，虽无证据亦马上辞退。房子贷款没依期缴付，银行将收回拍卖。他仍未还清所欠的几笔债务，很快，警察便会上门。

这一阵他天天早出晚归，打扮整齐装作上班去，是不想露出马脚。

母亲早已去世，父亲的癌病复发，电疗无效，医生让他有心理准备。

“暴走族”的儿子，因纠党在停车场殴斗伤人，破坏公物及五辆私家车，已被关押。不准保释。

小女友本来约了在居酒屋，可是得悉他已穷途末路，爽约不出现，连手机号码也改了。

妻子给他戴绿帽子，瞒着他与人偷欢。从私家侦探的报告中，他赫然发现奸夫是自己的好友。

两天前，连养了四年的心爱的狗也被车撞死了。

他看看手表：下午五时三十六分。

正是下班繁忙时段。

他告诉妻子这天加班，不到十一时无法回来，或许还更晚。

他知道他的好友会同前几次一样，趁此良机上门来。这个贱人！在儿子和丈夫落难的一刻，也不忘私欲！

他今儿一定要有所行动。

不锈钢，切肉人骨，锋利而冷静，这是他最后的路。走完了，便心安理得，心无罣误。——他没得选择。

人真多！

一个个的给塞进车厢中。

在购买搭乘券人闸之前，他见到一个告示：

万华镜展览

心灵静定

光与色彩之魔术

车站经常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展览。他好奇地，先看一下。也令自己重要的任务得以在静定的心情下进行。一击即中。

“万华镜”即是“万花筒”，十多台。设计花心思，有球状、有金属管、有地球仪、有大木桶、有小丑脸。有鲜花点缀、有明星照片装饰。有手摇的、有自转的、有推送的……

石津岩夫无可无不可地走近。一个头发长长，戴着墨镜，看来有点过气的“艺术家”冷冷地瞅着他。

也不招呼，也不招待。

看的人很热闹，一个挨一个，还得排队。

他想，万华镜不过是三块镜子造成个三角筒形，利用它们重复反射的原理，令影像缤纷多彩吧。

说穿了，太简单。

但那些活泼的女孩，闭起一只眼睛凑近，自单孔望进去，见到变幻无穷色彩灿烂的图案，呼朋引类笑着叫着：

“ 哗 好漂亮啊！”

“ 太神奇了！”

“ 别动别动，呀 又过去了！”

“ 又变了——不依啊！你把从前那个还给我！”

怎可能？

稍纵即逝，永不重复。每回都一个新花样。想不到几片纸屑、几颗珠子、几滩液体、几片花瓣……千变万化。是个华丽的世界。

人人都兴高采烈。

只有他，没有伴儿、没有朋友、没有目的，甚至没有心情。

入口有万华镜的介绍：

KALOS=美

EIDES=形

SKOPEO=见重叠反映

一八一六年，一位物理学家发明了万华镜，特许申请。虽是新玩意，但它的美丽、魅力、哲理……在上流社会大大流行。一八一九年，日本国称之“沙罗眼镜”。五十年后，利用液体注入反射奇影。之后，每隔若干年便有更高技术，更精密之改进……

原来它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。

轮到石津岩夫。

他随便选了一台。

俯身，

一只眼睛凑上去。

右手转动了眼前那个印满玫瑰花的大圆筒。

光影经过放大处理，一闪一闪“你看到什么？”

一个声音自身后响起。

他有点不悦：

“我看到我的眼珠！”冷淡地打发那个好事之徒。

“对了。”那声音答：“看下去吧。”

他回头，不知是谁。

嘀咕一声：

“真多事！”

再看——

石津岩夫，自镜孔中，

看到非常意外的影像……

真奇怪，人人透过万华镜的镜孔，都看到五彩缤纷图案，他却只见自己的眼珠。

他的眼神，凶悍暴戾，连自己也吓了一跳。

把万华镜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还是它？

在车站的“展览”会场，石津岩夫一时间忘了他“重要的任务”，最后的行动。竟然聚精会神，投入这个虚幻的世界。

他不但“看到”非常意外的影像，还“听到”从未听过的语言。

就自镜中瞳人看进去，看进去……

男人大辮顶，周围短发一寸长。是“‘五股三编’的辮子，辮根松散，梢很长，直垂过腿窝，透着匪气。他身穿件豆青的长袍和琵琶襟的小坎肩，下边露着泥绿套裤，脚下一双青缎子鞋，却扎上暗花。

男人仗着单刀，由两个手下陪同，在城隍庙一带的酒楼吃喝。还牵了一头黄狗。

石津岩夫认出来了，这是他“自己”。“父亲”和“儿子”就是与他狼狈为奸的手下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

这是哪个国家？哪一朝代？

是一百年的前生吗？

城隍庙？莫非在遥远的中国？看来是道教的庙宇。天上有玉皇，地下有阎王，还有城隍、土地、龙王、山神、雷公、雨师，甚至门神。

庙会很热闹，小瘪三成群结队地站在附近，一见马车，人力车或轿子经过停下来，便一哄而上，伸开五指：

“老板，一个铜板小意思！”

他们三人一边喝着黄酒，吃着小菜，一边欣赏这群叫化子。因为当中有两个女的，老是被挤到边上，半个铜板也乞不到。

是一双卖花的姊妹。

提着破旧柳条篮子，盛了白玉兰。饿惨了，脚发软：

“老爷，夫人，买朵花吧，祝您合家平安，如意吉祥！”

镜中的女子，就是男人现世的“妻子”和“小女友”。

他召过来。浮头浪子轻骨头，出言调戏。

“乖乖隆的冬！女娃迭个细皮白肉，长得细模细相，邪气秀溜！”

“先生买朵花吧——”

他就势把她俩强拥着，乘机乱摸。

二人挣扎，香郁郁的白玉兰全掉到地上。“妻子”拼尽全身力气给他一巴掌。

他吃了耳光没落场，下不了台便老羞成怒，把花朵踩个稀巴烂，然后自饭桌上信手取过一碗热汤，兜头就泼。

“今朝吃饭汤咸，干西西个咽也咽勿落去。汤赏给忽浴。瞧你俩经韧么？”

场面惊吵了。

姊妹惨叫了一声。旁边俄得发慌的叫化子竟伸出舌头舔吮桌上地上的汤汁。又乘乱偷吃剩菜。

这个时候，一个老叫化匆匆挤进看热闹的人群中，哀叫：

“大宝、二宝，怎么啦？”

一瞧，原来是男人现世的“上司”。

老人怒极拿起板凳待要砸向这恶棍，可他先发制人，放了黄狗出来咬。

还对三父女拳打脚踢，打倒在地。

官差闻报，赶来喝止逮捕。

“住手 再耍流氓我不客气了 放开她！”

男人仗着自己会功夫，抽刀对峙，开打起来……

场面一片混乱。

右手把万华镜一直转一直转。石津岩夫看到他今生身边所有人都“出场”了。而且惊觉从前有此一番纠葛，不知结局如何？

他一边看，一边冒冷汗。

忽地听到“自己”的惨叫声，如同狼嚎，因为中刀了！

那刀直插心窝。误杀。

旁人营营杂沓的声音渐含糊：

“呀 咋的，选个人抬老三了？”

“有气没有？”

“闲马荡，仗势凌人，就是活该！”

“官差大哥，咱都给你作证去！”

“直挺挺，翘辫子了！”

镜中一根溜溜长辫子，无力软垂，生命过去了。

倒地之前，他见到那伸张正义，被迫夺他一命的官差，正是他的“好友”！

明白了吗？

万华镜陡地一片漆黑，像失明。

但他心眼澄明。

目瞪口呆的石津岩夫，明白了。他最近倒楣到了极点？桩桩件件的不幸和横祸，都并非“偶然”——它是积累，和清算。即是报应。

前世种过什么因，今生得尝什么果。

这双奸夫淫妇原来早有缘分，不过当年未识（或许人家便